

宋代理学家的小诗之乐

陈 忻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宋代理学家的小诗表现出悟理体道之乐和以物观物之乐,具有雍容平和、从容自在的基调,其风格特征不是外向的、张扬的,而是从容朴素的。理学家的小诗并不刻意选择或描摹外在的景物,而是移步换形,信手拈来,不避琐细的题材和平淡的笔法,重在表现“我心”之乐,其价值就在于平淡无奇之中所蕴含着的对“理”或“道”的真切感悟和体会。

关键词:宋代理学家;小诗;悟理体道;以物观物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6-0136-05

宋代是理学大兴的时代,此期的理学家在关注天人之际、探究心性之理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独具特色的小诗。这些小诗或四句,或八句,皆兴之所至,随意挥洒,无论言理、叙事或写景,皆非刻意雕琢而成,乃是“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1]自序之作。一般说来,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寻常而平凡的生活,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充满了理学家的体道之乐,亦即“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2],由此体现出透彻达理的洒落之情。这种洒落并非停留于字面之上,而是“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2]。这种洒落体现在理学家的小诗中,便是言理而不泥于理、写景而不滞于景的乐在其中的特色。本文从宋代理学家小诗中的悟理体道之乐和以物观物之乐两个方面入手,探究其小诗的洒落风格。

一、平凡朴素的悟理体道之乐

就宋代理学家存留的小诗来看,其基调是雍容平和、从容自在的,这与一般文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3]的观念是不同的。在理学家笔下,小诗承载个人喜怒哀乐的功能被淡化,而表现其悟理于日常生活的意趣及其涵养胸襟则被大大强化。理学家

的小诗中不乏“乐”的意绪,甚至可以说,“乐”始终贯穿于理学家的小诗之中。程颢面对美妙的春色写下了“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4]偶成:476的诗句。邵雍《击壤集自序》谓其作品乃“伊川翁自乐之诗也”。朱熹则称自己“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5]卷2,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诸生。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一个“乐”字,在文人或理学家,其内涵指向是不相同的。理学家诗中的“乐”,其指向并非一般文人缘自于外在事物或个人际遇所兴发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6]、“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7]那种喜乐。理学家对于“穷戚则职于怨愁,荣达则专于淫泆。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1]自序的作品出之以否定的态度。就宋代理学家的小诗来看,作者固然也要表现“乐”的意趣,但其“乐”的内涵则表现为超越了个人的穷达悲喜,直指“仁”的内核,所谓“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8]卷2上:34“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乐”^[9]卷4:941是也。

在理学家看来,“仁”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他们十分强调“大做一个人”^[10]卷35,语录下:439,要求以坚毅的操守和乐道的精神面对人生:“仁者在己,何忧

* 收稿日期:2010-05-18

作者简介:陈忻(1963-),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11]正是由此出发，理学家在提出“人之文章，多似其气质”^{[10]卷34，语录上：409}的观点时，也就把“俯仰浩然，进退有裕”^{[10]卷9，与杨守：123}的胸襟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12]卷8，中庸解：1152}的气度融入了诗歌创作的要义之中。这种要义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中，便是对“性其情”的肯定和对“情其性”的否定：“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13]

由“性其情”出发，宋代理学家的小诗体现出大量的悟理达道之乐，邵雍《心安吟》诗曰：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
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
谁谓一身小，其安若泰山。
谁谓一室小，宽如天地间。^{[1]卷11}

“心安”是理学家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心安”是“身安”的前提，“心安”便能做到“物各付物，便役物也”^{[8]卷19，264}，亦即“性其情”，这也正是造就理学家雍容平和、从容自在之诗的关键所在。诚如周敦颐所说：“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14]邵雍称自己的诗乃“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1]自序}，其实这也是对宋代理学家小诗创作的一个极好的概括。不累于情，也就是不受个人一己情绪情感的左右，以达道的精神面对社会人生的一切悲喜，以悟理达道之乐化解世间的苦难悲酸，所谓“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是也。程颢正是看到了邵雍诗中所体现的“心泰则无不足”的经道之乐，悟道之乐，所以作《和尧夫首尾吟》曰：

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
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

“至乐”乃是宋代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它来自于对“理”的深刻体悟和践履，正如程颢《秋日偶成其二》所言：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4]482}

“道”贯通于天地有形之外，却又寓于“风云变态”之中。既然“天下物皆可以理照”，“观物理以察

已，既能烛理，则无往而不识”^{[8]卷18：193}，那么，对“道”的体悟也就不必定要在书斋中穷高钻深，专意追寻，因为“触处是道理，只缘这道理本来到处都是”^{[15]卷40，论语二十二·先进篇下：1029}。朱熹的《困学》二首之一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
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

一方面，“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8]卷11：121}，“理”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只是“这个义理……百姓又日用而不知”^{[8]卷2上：42}，所以理学家也就无需刻意追寻“苦觅心”。备受理学家推崇的曾点就是很好的例子：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
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15]卷40，论语二十二·先进篇下：1026}

既然“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理”本来就寓于寻常的生活与物事之中，所以当理学家从平凡的生活中获得对“理”的感悟并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时，所产生的会意和认知当然就不是一般文人因之于个人的社会人生的某种变故而产生的那种大悲大喜的酣畅淋漓式的抒发，而是平和从容、乐在其心的。正因为如此，宋代理学家的小诗在表达其缘自于平凡生活的无人而不自得的体道之乐时，其风格特征就不会是外向张扬的，而是从容自在、平凡朴素的。邵雍《乐乐吟》诗云：

吾常好乐乐，所乐无害义。
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
乐人有美行，乐己能乐事。^{[1]卷9}

程颢《秋日偶成之二》：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4]482}

朱熹《春日偶作》：

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临。
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5]卷2}

这些作品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隐含着理学家对“理”的深刻体认及因之而产生的快乐之情。理学家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8]卷2上：16}“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从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著。”^{[8]卷2上：34}既然“仁”与“物”浑然同体，“百理具在，平铺放著”，关键在于“人则能推之”，亦即人能够从万物的生长状态和日常生活中体悟到天地万

物本为一体之“仁”，所谓“天地之间，万物之理，无有不同”^{[12]卷1:1029}。理学家在体悟世间万物一理的过程中，品万物而观百事，从天地万物、四时变化中领会“理”的内涵并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们在“千葩万蕊争红紫”中领悟“乾坤造化心”，在日常生活中体味“闲来无事不从容”，“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境界。当他们最终打通天地万物的阻隔时，也就找到了“安心”、“至乐”的真正所在，从而获得了“始觉从前枉寸阴”的会心悟理之乐。与此同时，外部世界无所不在的“从容”“自得”的质性及理学家因之而兴发的悟理之乐也为其诗歌染上了和乐自在的色彩，所谓“忽忽闲拈笔，时时乐性灵”^{[1]卷4:闲吟}是也，这种和乐自在的性质直接导致了宋代理学家小诗的平凡朴素的风格特征。

二、以物观物之乐

诗歌创作必然要涉及到外物与作者的关系，亦即作者以怎样的态度观照外在景物，外在景物在诗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就一般文人诗歌的状况来看，作者总是从个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出发来选取和处理外物，外在的景物在诗歌中主要是作为引发或渲染作者情感而存在的，正如钟嵘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6]这时，景物的地位是从属性的，其功能便是为作者的抒情服务，由此产生的触景生情、移情入景等诗歌表达方式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然而宋代理学家作诗的思路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物我本来就是一体的，既然“天地之间，万物之理，无有不同”^{[12]卷1:1029}，外物与我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对立的，加之理学家对外物的兴趣主要着眼于它们背后蕴藏着的“道”或曰“理”，所以他们作诗的目的就不在于表达物我交会时兴发的某种情感，而重在表现其观照万物以体会天理的意趣。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观物，不会是文人那种关注于外物兴衰变化的表层及因物及人、由此及彼的情感抒发，而是重在透过外物以观天地万物之理，由此体会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对于这一点，邵雍在《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六十二》之十二中说得十分清楚：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

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

取以物观物的态度，则物我不再处于分离的状况，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因为“以我殉物则我亦物也，以物殉我则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17]卷13,皇极经世书七·外书·渔樵问对}对于物我一体、观物以察理的这一理论，宋代理学家留下了许多记载：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18]卷2}

佳处草木皆异，无俗物，观此亦可知学。^{[10]卷35,语录下:463}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8]卷3:60}

范阳张氏曰：明道书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劝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17]卷39}

在对外物的观照中获得对“理”的体悟是宋代理学家“以物观物”的最终目的，理学家们深信“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8]卷2上:30}，既然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物之“理”亦即人之“理”，所谓“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9]卷3:858}。以这样的思想为出发点，宋代理学家在其诗歌中体现的观物之乐也就表现为观造物生意之乐、万物与我为一之乐以及万物各得其所之乐。因为他们认为：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8]卷11:120}

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15]卷60,孟子十·尽心上:1436}

即吾身之所处，而行吾心之所乐。从容乎事物之中，而洒落乎事物之表。固非滞著以为卑，而亦非放旷以为高；固非窘迫而有所助，而亦非脱略而有所忘。此正有与物为春、并育同乐之意。^[19]

宋代理学家通过观物所领悟到的万物生生之

意和各得其所之理就寓于大自然之中，它无需作者苦心追寻，也不依赖作者主观的浓郁情感和外在景象非同寻常的引发。由此决定了宋代理学家在其小诗中所表达的体道之乐也是平凡自在、波澜不惊的，是一种悟理体道后的从容平和的质性和境界。谢良佐曾以程颢的绝句《偶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有见明道先生在鄆县作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看他胸怀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18]卷1}

谢氏所说的“胸怀摆脱得开”，“与曾点底事一般”，其实就是指诗歌的着眼点摆放在体道、乐道的精神之上，所以能做到既不滞著于外在的事物本身，又不脱离日常的平凡生活。因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20]。事实上，这样的“胸次悠然”，“各得其所”之乐也正是宋代理学家小诗的共同特征。

陈淳在其《详〈集注〉“与点说”》中所提出的“即吾身之所处，而行吾心之所乐。从容乎事物之中，而洒落乎事物之表”，其实也就是宋代理学家达道悟理的基本途径，其特质是不离“吾身之所处”，而又能“行吾心之所乐”的“从容”“洒落”，其内涵便是“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1]自序}。由这样的特质和内涵决定，宋代理学家的诗歌并不刻意选择外在的景物和事物，而是信手拈来，“凡立于帝王帝霸之兴替，春秋冬夏之代谢，阴阳五行之运化，风云月露之霁暄，山川草木之荣悴，惟意所驱，周流贯彻，溶液摆落。盖左右逢原，略无毫发凝滞倚著之意”^[21]。“乐”之源泉本来就不在于外在的事物景象本身，世间万物所承载着的“理”才是“乐”之所在，因此，无论多么平凡的生活，无论多么貌不惊人的景色，都能引起理学家发自内心的“体道”之“乐”。如邵雍《春尽后园闲步》：

绿树成阴日，黄鹂对话时。

小渠初潋滟，新竹正参差。

倚杖闲吟久，携童引步迟。

好风知我意，故故向人吹。^{[1]卷7}

程颢《秋日偶成之一》：

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

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4]482}

朱熹《曾点》：

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

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5]卷2}

朱熹《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5]卷2}

杨简《嘉泰昭阳大渊献筑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焉……》：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万古罕人知。

只今步步云生足，底用思为底用疑。^{[22]卷6}

宋代理学家重在表现“我意”、“我心”之乐，这种“乐”就寓于外物之中，所谓“闲中气象乾坤大，静处光阴宇宙清”^{[1]卷13}，依韵和王安之少卿谢富相公诗，“只就吾身本分思，相呼童子浴沂归。更无一点闲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时”^[23]。由此决定了他们诗歌作品“平淡自摄”的特性，这种平淡的特质便是“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15]卷140}，论文下：1433。为此，宋代理学家不把笔墨停留在外物表层的精彩之上，而是移步换形，信手拈来，不避琐细的题材和平淡的笔法。既然“天地万物之理，……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8]卷11}：121，理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理学家对“乐”的体悟本来就不依赖外物的精美奇丽，所以理学家也就不必追求“写物之功”^[24]，不必在诗中刻意选择意象或构筑精美的画面。杨简曾以文人诗歌为例，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后世文士之为辞也异哉，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曰“语不惊人死不休”；又曰“惟陈言之务去”。……虽曰无斧凿痕，如大羹元酒，乃巧之极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远。^{[22]卷15}，家记九

把这个观点放到文学创作的领域中，确实有偏颇之处。不过，若从理学家的身份出发，就能理解这一点。因为理学家的身份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与纯文学家之间存在的天然距离，理学家反对“去道愈远”的“琢切雕镂”，提倡以物观物，重在体悟物理之妙，这是由其特殊的理学背景决定的。

宋代理学家给后人留下的理学系统是博大精深的，然而他们悟理体道的过程却是平凡的、朴素的，宋代理学家的小诗正体现了这一点。理学家们打通了物我的阻隔，将人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以体悟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所谓“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8]卷1}：4。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诗歌平淡无奇，既无惊天地、泣鬼神的狂波巨澜，也不作

精致奇妙的刻意追求,然而它们的价值却恰恰在于平淡无奇之中所蕴含着的对“理”或曰“道”的真切感悟和体会。当理学家进入小诗的创作之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我”,而是一个超越了世间形形色色的烦扰琐碎的“大我”。只有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才能够“随所至所遇,皆真景真趣,悠然理融,怡然心会”^[25],从而写出“无入而不自得”的乐在其中的诗篇。

参考文献:

- [1] 邵雍. 击壤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 王守仁. 答舒国用[M]//王文成全书:卷五.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 韩愈. 荆潭唱和诗序[M]//韩昌黎文集校注. 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2.
[4] 程颢.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三[M]//二程集.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476.
[5] 朱熹. 晦庵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 孟郊. 登科后[M]//全唐诗:卷三百七十四. 北京:中华书局,1960:4205.
[7] 李白. 南陵别儿童入京[M]//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四. 北京:中华书局,1960:1787.
[8] 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遗书[M]//二程集.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程颢,程颐. 周易程氏传[M]//二程集.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陆九渊. 陆九渊集[M]. 钟哲,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1] 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外书:卷第一[M]//二程集.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352.
[12] 程颢,程颐. 河南程氏经说[M]//二程集.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程颐. 颜子所好何学论[M]//二程集.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577.
[14] 周敦颐.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章[M]//周元公集:卷一.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 朱熹. 朱子语类[M].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钟嵘. 诗品[M]//历代诗话: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2:2.
[17] 邵雍. 性理大全[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8] 谢良佐. 上蔡语录[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9] 陈淳. 详《集注》“与点说”[M]//北溪大全集:卷八.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0] 朱熹. 论语集注:卷六[M]//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3:130.
[21] 魏了翁. 邵氏击壤集序[M]//鹤山集:卷五十二.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2] 杨简. 慈湖遗书[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3] 朱熹. 浴沂[M]//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九.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4] 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20.
[25] 包恢. 肇庆府学二先生祠堂记[M]//敝帚稿略:卷三.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责任编辑 韩云波

Verselet Joy of Neo Confucian of the Song Dynasty

CHEN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ural, graceful and calm mood, Neo Confucians of the Song Dynasty created the verselets in the joy of comprehending principles and viewing the object from the object's view. The style is not outgoing and flamboyant, but leisured and sober. They never aimed to select or portray real-life scenery, but changed the shape while changing the essence, and created freely without too much hesitation, not avoiding trivial themes and simple techniques, and putting emphasis on expressing of joy in their own mind, which is valued for distinct ap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of “principle” relying on the simplest things.

Key words: Neo Confucian of the Song Dynasty; verselet; comprehending principles; viewing the object with an objective View